



00002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三十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三十九

文侯之命第九十九

今文尙書二十七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

史記晉世家曰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作晉文侯

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德○集解曰賈逵

曰王子虎周大夫也○馬融曰義和能以義和諸侯也

案晉世家晉文公重耳獻楚俘於王王命晉侯為伯

卷三十

載此篇文案隱曰尙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

仇之事今此乃襄王命文公重耳代數懸隔學者合

討論之劉伯莊以為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詞尤非也

今攷書敘平王錫晉文侯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書文

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則馬融解此篇其說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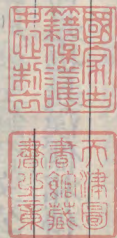
記同矣劉向新序善謀篇亦云周襄王錫晉文公弓

矢和魯以為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是漢儒相傳有

此說蓋皆今文家言也

又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義讀為儀儀仇皆訓匹也

故各仇字儀是鄭注古文尙書以此篇為命文侯仇



也攷晉世家載穆侯生太子仇是爲文侯文侯十年
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
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周本紀載諸侯卽申侯而
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於雒邑皆不
載錫文侯命事秦本紀載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
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
之地是平王時納王者乃秦襄公晉鄭雖同諸侯勤
王而錫命文侯之事史傳未有明文惟國語鄭語有
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之文又呂氏春秋疑似篇云
平王東徙晉文勞王勞而賜地高誘注曰平王幽王
之太子宜臼東徙雒邑今河南縣也晉文侯仇穆侯
之子案賜地之事不見史記晉世家疑卽因襄王賜
文公河內陽樊之地而誤以爲平王鄭語所云晉文
侯定天子卽史記所言諸侯卽申侯共立平王事是
時晉鄭俱在故左傳亦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左傳
敘晉文公獻俘於周襄王錫命之事曰用平禮也杜
預注以爲平王享晉文仇之禮或卽用鄭康成尙書
注爲說耳然則馬融注古文尙書而用今文家說與
史記同者蓋非無據也又此經下文云造天丕愆殄
資澤於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正義引王肅云遭天之

大愆謂幽王爲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
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是王肅亦以此
篇爲平王錫文侯命王好與鄭立異此篇則同於鄭
而不從馬融之誼抑獨何歟

昭登于上敷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

晉世家曰昭登于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
武○集解曰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

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蔡邕注云尙書曰昭登于上
案此今文尙書也段玉裁曰凡古文作升凡今文作
登如升鼎耳而雒史記漢書皆作登鼎耳是也鄭注

卷三十

喪服篇云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今之禮皆以

登爲升

此句當作以升爲登
謂用升字代登字

俗誤已行久矣然則二

字古通用也洪景伯隸續載皇祐癸巳洛陽蘇望氏
所刻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玉裁按中有大誥呂刑
文侯之命遺字謂皆左氏者誤也其十九行二十行

二十一行二十二行多文侯之命也邵昭連文以邵

爲昭之古文也汗簡下部曰邵昭字見石經然則作

汗簡者曾見三體石經而三體石經以邵爲昭於古

假借必有據喬樞按僞孔本尙書文武作文王據上

文言不顯文武下文又言肇刑文武則此亦當兼言

文武方合偽孔本不及武王非也

鋪聞在下

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
匪漢不宏

案段玉裁云今文尙書作登鋪古文尙書作升敷鋪
聞卽敷聞也書以文武爲上今王爲下班以堯爲上
漢爲下此今文尙書說也興宏爲韻厥道下屬李善
絕句誤也喬樞謂段說是也晉世家作布聞在下布
卽鋪之註訓字敷亦布也馬融說以上謂天下謂人
誼與今文家異

卷三十

亦維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
祖懷在位

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
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案師古谷永傳注云周書君牙之辭也段玉裁曰爲
古文君牙永所不見正引文侯之命身僞君牙亦惟
先王之臣克左右俗本王作正小顏記憶之誤使學
者疑之不可不正喬樞攷三國志注引文侯之命曰
亦惟先正鄭元曰先正先臣謂卿大夫也是先正指
臣言鄭義與谷永同

於戲閔予小子嗣遭天丕愆殄資澤於下民侵戎我國家
純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

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
耆壽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尙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
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
在其用事者也

案此今文尙書也隸古定本克作或咎在厥躬作俊
在厥服與今文尙書異段玉裁曰按文穎注言耆老
賢者疑漢書耆壽下咎在上本有俊字喬樞謂段說
是也隸古定本脫去咎字漢書谷永傳引脫去俊字

卷三十

僞孔傳云無有耆宿耆考俊德在其服位解與文穎
合是古文今文豈同宜據文穎注補俊字爲允又案
書正義引王肅注解造天丕愆云遭天之太愆段氏
玉裁以爲此必今文尙書作遭故用以注古文也於
大誥呂刑知之

予則罔克曰維祖維父其伊恤朕躬於戲有績予一人永
綏在位

晉世家曰恤朕躬繼予一人永其在位

案此史記隳枯文侯之命詞也爾雅釋詁績繼也是
繼予一人卽績予一人之詁訓

父義和女克昭乃顯祖女鞏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於前文人女多修毀我于艱若女予嘉

說文支部曰戢止也从支旱聲周書曰戢我於艱

案偽孔本尚書戢字作扞攷說文手部云扞伎也非此書之誼莊子釋文引說文扞抵也抵誼與止近疑今本說文伎字乃抵之譌耳段玉裁曰戢扞古今字衆經音義引說文捍止也又引說文捍止也蓋謂捍扞皆卽戢之別體

三國魏志引獻帝詔曰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爾甯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

卷三十

六

一彤矢百旅弓矢千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甯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晉世家曰天子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千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於是晉文公稱伯○集解曰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黑也秬黑黍鬯香酒也卣器名稽首至地

案隸古定本作旅弓一旅矢百馬四匹據史記言賜大輅輅駕四馬則馬四匹者卽大輅之服也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與晉世家此文合則作旅弓一旅矢百者非也禮記

曲禮正義引舍文嘉曰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絺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戍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絺戶以明其別勇猛動疾執誼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戍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誼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歸祭祀此賜大略是一曰車馬也虎賁三

卷三十

七

千人是六曰虎賁也彤弓矢旅弓矢是八曰弓矢也秬鬯一亩珪瓚是九曰秬鬯也蓋九賜之中有其四焉詩小雅彤弓序云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文四年甯俞言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文公此時獻楚俘於王是敵愾獻功之事毛詩左傳所云與此篇誼正合也尚書大傳略說曰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秬鬯諸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以祀其宗廟

說文貝部曰賚賜也从貝來聲周書曰賚余鉅鬯

案余爾古今字說文手部引攷工記掣爾亦作掣尔
又鬱部曰鬱或从禾作秬是秬乃鬱之或體古文尙
書當是作鬱字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曰簡恤爾眾時亮庶功用修爾顯德



卷二十一

八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三十一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四十

秦誓第一百

今文尙書二十八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余誓告女羣言之首

史記秦本紀曰繆公益復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取王官及郟以報殽之役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敵中口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正義曰郟音郊左傳作郊

卷三十一

白虎通號篇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何諸侯有會聚之事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心俱欲尊其君父故令得稱其君爲公尙書曰公曰嗟秦伯也

案此今文尙書說秦誓篇首之義以是篇例之則柴誓之稱公可推而知也

中論修本篇曰人之過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維受責禪如流是維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維古之謀人

則曰未就予甚維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後漢書傅毅傳志詩曰日月逾邁豈云旋復

說文心部曰甚毒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就甚

篆隸古定本尙書作未就予忌王鳴盛曰說文所引

今周書無此文詳考之秦誓未就予忌當卽是也定

四年左傳甚間王室釋文甚音忌杜預注云甚毒也

據疏引賈逵亦云然與說文合來與未形相似甚與

忌聲相亂而誤也江聲曰甚甚毒也識古事以爲謀

者則謂來就甚毒敗我事也惟就今日之近利以爲

謀者且將以爲親我而聽之悔前日違蹇叔而從杞

卷三十一

二

子也段玉裁曰按來字當是未字之誤甚甚之上當

脫予字而下甚字之下當有脫文如圍升雲半有半

無聖疾惡也莫席織弱席也皆引書而釋之與其字

之本義不必合攷甚字在左氏傳有訓毒者如甚間

王室甚澆能戒之是也有訓教者如甚之脫局西京

賦天啓其心人甚之謀是也教之訓則甚與詛同毒

之訓則甚與忌降同說文蓋當作周書曰未就予甚

甚教也而誤脫歟甚忌同部同音壁中作甚說古文

者讀爲詛忌蓋詛之省借未必如孔訓也喬樅謂江

說於韻亦通而段說尤近理今故存江說以廣異義

而於經文則定從段說云

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無所愆番番良士膂力旣愆
我尚有之

秦本紀曰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
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
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
慶○張守節正義曰番番當作瞠瞠曰頭貌

秦史記隳枯秦誓之文云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是
以番番屬之黃髮爲老人狀貌故番字當爲瞠之消
借說文白部云瞠老人貌也从白番聲是其誼也僞

卷三十一

三

孔傳訓爲勇武番番之良士非是

新序雜事五書曰黃髮之人則無所愆

案隸古定本尚書無作罔字異誼同漢書韋賢傳師
古注云秦誓曰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李尋傳注引作則罔所愆愆作誓者唐初本從籀文
也段玉裁曰困學紀聞載周益公云唐賊多用員來

讀秦誓正義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益公猶未悟
今本云字系衛包所改作正義時經文作員唐人自
依經用員來字師古韋賢傳注引雖則員然正作員
字說之曰員與云同師古時未經衛包改也詩商頌

景員維河箋曰員古文云此謂古文以員字為云字
淺人改之曰古文作云似有一本古文毛詩作景云
維河失之千里矣

後漢書王梁傳建武七年詔曰旅力旣愆

三國魏志管甯傳注引明帝詔曰以秦繆之賢猶思詢
於黃髮

三國志秦宓傳宓薦任定祖曰昔百里奚以耆艾而
定策故書美黃髮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漢書李尋傳曰秦穆公任仡仡之勇

卷三十一

四

說文人部曰仡仡勇壯也从人仡聲周書曰仡仡勇夫
案尚書釋文云仡仡馬本作訖訖云無所省錄之貌
與李尋許慎所引文異詎異李尋治小夏侯尚書見
漢書儒林傳許引周書同作仡仡與李尋合是皆據
今文尚書也馬融古文本本作訖訖則其訓詁亦用古
文家說故與李許不同

雜譏善諍言俾君子易怠我兄多有之昧昧我思之若
有一介臣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能有容

公羊文十二年傳曰何賢乎秦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
能變奈何惟譏善諍言俾君子易怠而况乎我多有

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何休注曰譏淺薄之貌淨猶擗也俾使也易意猶輕
惰也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休休美大貌能有容能含容
賢者逆耳之言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蹇叔子之
言感而自變遂霸西戎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昔秦穆公說譏諫之言任
允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維黃髮任用
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

譏諫善端言

卷三十一

五

劉向九歎曰讒人譏諫孰可愬兮○王逸注曰譏諫讒
言貌尙書曰譏諫靖言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戡戡善諷言釋文云戡才節反
馬云戡戡辭語戡削省要也諷音辦徐敷連反又甫
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指明大辯佞之人攷說

文言部云諷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戡戡善諷
言論語曰友諷佞此所引據古文尙書也又戈部云
戔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戔戔巧言此所引據今文尙
書也戔卽譏字之消借說文於書雖從孔氏古文間
亦兼取伏生今文以各存其是故兩引之如此國語

越語范蠡謂吳人譏賈逵注云譏譏巧言也逵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見後漢書本傳是說文所引𦏧𦏧巧言當爲大夏侯尚書之解詁然則公羊傳所傳譏善𦏧言者乃伏生今文之尚書也王逸楚詞章句引尚書作譏譏靖言靖卽𦏧也許爲賈侍中門人說文𦏧下卽傳其師說以釋尚書故與賈注國語合公羊傳著於竹帛時古文尚書未出孔壁惟有伏生今文之學段氏玉裁云𦏧與𦏧平入雙聲說文無𦏧字蓋治經者加言旁於𦏧耳𦏧𦏧何氏淺薄之訓近是周易東帛𦏧𦏧子夏傳作殘殘是𦏧殘同也先儒多

卷三十一

六

言公羊子夏弟子受經於子夏而其所傳尚書則與伏生今文合漢人多習今文故引譏譏𦏧言𦏧與譏靖與𦏧古同音通用喬樞謂馬本論言作偏言者偏卽便也故說文引古文尚書以論爲便巧之言論語友論佞今本作便佞是論與便通之證莊子人間世篇巧言偏僻釋文引崔譔本作論音辯是論與偏通之證毛詩東門有踐家室韓詩作靖藜文類聚引韓詩作靜是譏與𦏧靖通之證

漢書息夫躬傳曰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曰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髮之言曰

案段玉裁云註誤二字無理當是譏譏二字之誤也
息夫用今文尙書說文引周書曰莪莪可絕下當云
莪莪乃言也如引商書曰圉下文云圉者升雲半有
半無後人轉寫脫去複出之莪莪併也字非乃言爲
諍言之駁文也圉訓回行商書之圉則訓升雲半有
半無莪訓賊也周書之莪莪則訓乃言文法正等古
經之字不盡同本義蓋假借在其中矣

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

案此與公羊傳合皆用今文尙書秦誓語也僞孔本
怠作辭王鳴盛曰說文辭字籀文作辭从台因傳寫

卷二十一

七

遂誤爲辭據何休公羊注云易怠猶輕惰也僞傳乃
云使君子回心易辭非也

又案隸古定本尙書我皇多有之公羊傳引作而况
乎我多有之皇况古今文之異段玉裁曰石經今文
尙書無皇曰今日耽樂作無兄曰則皇自敬德作則
兄曰兄卽今况字與此我皇多有之作况乎我多有
之合然則作皇者古文作况者今文也徐彥疏引戴
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
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
都著於竹帛然則此傳成於伏生書已出之後戴宏

之言可信非公羊高成之也尚書大傳皇於聽獄乎此假皇爲矧況字也皇與况互相假借也而况乎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僞孔傳皇訓大非又何休淫易怠猶輕情玉裁按易怠疊字也易讀如素問解佈之佈疏云易爲怠惰非是

潛夫論救邊篇曰譏譏善堦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冠爲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

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禮記大學篇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鄭注秦誓尚書篇名也秦穆公

卷三十一

八

伐鄭爲晉所敗於穀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

案禮記釋文云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此所引與尚書小異無它音他技其綺反下及注同休休尚書傳樂善也鄭注尚書云寬容貌何休注公羊云美大之貌王鳴盛曰說文無个字公羊傳引作介後漢書杜詩傳云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亦作介則作介非也它卽佗字說文它部云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或假借佗字作他俗字也說文人部無他字今本大學作無他然釋文云無它音他則是陸德明所見

大學尙作它技尙書作伎釋文云本亦作技攷說文
手部技巧也人部伎與也則此字當作技公羊傳引
亦作技僞孔乃以此作伎而下有技仍从手非也段
玉裁曰尙書釋文介馬本作介此不可通當是馬本
作斫周易豫六二介于石釋文介古文作斫古文謂
費氏古文易也斫卽說文之砧字石堅也爾雅砧固
也馬云一斫耿介一心端慤者一心端慤正謂堅磬
集韻十六怪斫硬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
介是尙書一斫之誼喬樞謂段說是也介卽斫之消
借易古文介作斫則書古文壁中本當亦作斫孔安

卷三十一

九

國以今文讀之定從介字馬知介卽斫字故以耿介
一心端慤爲訓何休公羊注以一介猶言一槩是讀
介如字此古文今文之訓誼不同也他技鄭大學注
云異端之技與何休公羊注合是古文今文訓誼並
同王肅以技爲技能僞孔傳以技爲技藝說皆非是
能有容大學引作如有容隸古定本尙書同蓋古如
字作而易用晦而明虞翻注詩垂帶而厲鄭元箋左
傳見仲而何杜預注皆解作如又而讀爲能易利建
侯而不甯及說苑能字皆爲而能讀曰如詩柔遠能
邇鄭箋云能猶伽也廣雅伽若也則伽卽如故如轉

爲能也

說文斤部曰斲斲也从斤从𠄎𠄎古文絕重文詔云古文斲从尙尙古文夷字周書曰詔詔猗無他技

○案說文詔下引周書此據古文也古文作詔然則今文作斲從可知矣斲从古文夷故何休公羊注以斲斷爲專一也猗公羊傳引作焉王鳴盛曰焉與夷同見周禮行人注夷聲近猗故猗轉作焉也喬樞又案猗大學引作兮猗兮古亦通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寡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寡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卷三十一

十

禮記大學篇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寡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寡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鄭注云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爲彥黎民也尙庶幾也媚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

案段玉裁云盤與般同大也庾元威說彥盤同音集韻二十六桓彥蒲官切大也常也是大學作寔古是寔通用同部同音也盲大學作媚古文從省假借達大學作通凡古文尙書達字今文尙書作通如禹貢顧命篇皆可證大學同於今文尙書也喬樞謂寔與是字通義同釋詁是卽訓是公羊桓六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皆其證已媚張參五經文字云經典多作盲則此字之變久矣說文彘部云通達也是可兩從雖字異而誼則同也

卷三十一

論衡刺孟篇尙書曰黎民尙亦有利哉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

案段玉裁云此今文尙書也子孫上屬黎民下屬斷句依此爲長正義非也

邦之既隍曰予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說文盲部云隍危也从盲从毀省徐巡以爲隍凶也賈侍中說隍法度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既隍讀若虹蜺之蜺

又云阮石山戴土也从盲从元元亦聲

案稱徐巡者古文尙書說也稱賈侍中及班固者今文大小夏侯說也今本尙書阮作阮王鳴盛曰石山

戴士亦有危義易困上六困於葛藟於臲臲薛虞作
剔柺說文木部無柺字危部無臲臲字則此皆魏晉
以下所造俗字也攷說文出部臲字云臲臲不安也
从出臯聲易曰臲臲剔本剔字假借爲不安臲字見
周禮鄭注云是古文臯字又儀禮注以爲卽古文聞
字今與剔連文訓爲不安亦是假借易之臲臲與書
之臲音義竝同特創其文故字亦異此古訓也後
人不識而改爲臲臲柺臲皆非也

又案段玉裁云後漢書杜林傳曰涉南徐巡始師事
衛宏後更受林學林於西州得秦書古文尙書一卷

卷三十一

十一

以傳衛宏徐巡於是古文遂行臲凶也此巡之說秦
誓也巡之說尙書凡兩見於許書賈侍中說臲法度
也蓋亦說秦誓也侍中受古文尙書於塗暉撰歐陽
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尙書同異集爲三卷臲與臯雙
聲音近達呂爲於六書屬假借故訓爲法度如其說
則柺字連臲爲文當是法度建立兀然之意班固史
稱其學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而固曾爲白虎通及
離騷章句皆訓詁詳明今白虎通雖殘缺而尙存離
騷章句已亡然如不變曰醕不襍曰粹田三十畝曰
畹見於劉逵張載所引者猶可攷證臲訓不安許及

僞孔傳皆本之也尙書机从木說文無此字惟手部
有机字訓動也與詩正月毛傳合方言亦云僞謂之
机謂船動也然則尙書机字从木當爲从手之誤若
左氏傳檣机許書作檣柁者與危訓無涉也許君引
周書又从自作阮許書經轉寫歲久此或曰下隍字
从自而上字依寫古籍如是者多矣其原或作兀作
机未可知也

白虎通號篇尙書曰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知秦穆
之霸也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三十二

侯官陳喬樞學

尙書序

今文尙書第二十九上

案尙書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正義云作敘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先大夫曰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繼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是伏生壁中書有序也尙書引序各冠篇首出枚頤本古書序皆總爲一篇置卷末今所存逸周

卷三十二上

書猶可見漢志周書七十一篇今按逸周書篇目自度訓至器服止七十篇其一一篇卽卷末之序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而藝文志載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新論合二十九卷及逸篇十六卷除序數之藝文志併序數之著錄從其實也古文如是今文度亦宜然伏生之二十九篇併序數之也伏生本經有序無大誓大誓之合於伏生其始於歐陽氏乎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當時旣以大誓付博士讀說立於學官卽合入伏生書矣况歐陽經獨三十二卷今文家顧命

不分盤庚亦不異卷其三十二卷是於伏生經文及序二十九篇外增以後出之大誓三篇明矣歐陽旣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其書特併大誓爲一篇而除序不數故仍爲二十九篇以合伏生篇數之舊與歐陽小異尙書正義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蓋永嘉之亂三家尙書已亡孔穎達嘗見漢石經拓本所云似據石經卽如是要是夏侯之本後增大誓者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詩書之序至馬鄭始爲之注毛詩篇首正義云毛傳不訓序是漢初治經者未有爲序作

卷三十二上

二

訓者也論衡佚文篇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漢書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治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按之非是霸所采書序卽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漢後獻遂秘於中外不得見霸但見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古文孔書故竊之作百兩篇以欺世如所采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甯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書可按而敢更作之而遽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之本則見其中

逸書二十四篇攜捨較易乃不並取以爲百兩篇而轉取左氏傳何哉故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此其確證矣正義嘗引石經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見石經尙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論衡正說篇曰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尙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尙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尙書本有百兩篇矣案古文尙書旣秘於中外不得見則張霸所案百篇之序其爲今文尙書序無疑也

昔在帝堯欽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
典

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
篇家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

案史記五帝本紀云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
載堯以來是司馬遷明孔子刪書之意以上古荒遠
畧而不言故獨從堯典始也書正義引鄭康成云書
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與史記說
合鄭注又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舜之美事在於堯
時並見孔疏言鄭以慎徽五典以下皆敘堯老舜攝
之事篇名堯典而紀舜事故特解之喬樞謂論衡以
欽明文思以下爲孔子所言者蓋指堯典序書序實
孔子所作也據論衡則今文序聰明作欽明爲異耳

卷三十二上

昔在帝堯欽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
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艱作舜典

趙岐孟子注曰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案孔壁所得古文尙書於伏生外增多十六篇內本有舜典一篇至西晉時始亡東晉梅賾所上僞古文本乃割堯典慎徽以下爲舜典不知史記所載慎徽至四罪固在堯本紀中也漢書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後漢書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於上帝至格於藝祖亦曰堯典皆確然可據者也舜典

卷三十二上

五

序言歷試諸艱當別有試舜之事書疏僅引鄭注入麓伐木一語意鄭親見孔氏逸書之舜典據以爲說必不僅此一事惜孔疏采鄭注太畧今無可攷矣闕若璩曰余嘗妄意孟子書舜往於田祇載見瞽叟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段玉裁曰按今本孟子注疏舜典誤爲堯典萬章篇中所言舜事趙疑皆在舜典及他逸篇中舜典之敘卽虞舜側微云云也亡失其文謂敘存而

文則放佚也趙注孟子所引皆今文尙書古文二十四篇未曾得見則二十四篇之不得見更可知也趙氏注孟子早勑斯論惟百詩不知堯字乃舜之誤故云爾

玉篇人部傲字下書云虞舜側傲傲賤也

案段玉裁云集韻八微曰傲賤也或引虞書舜側傲玉裁按此謂玉篇也今集韻板本譌从彳

尙書大傳曰舜生姚墟耕于厯山陶于河濱販于頓邱就時負夏漁于雷澤之中○注云厯山在河東今有舜井雷夏沈州澤今屬濟陰

卷三十二上

六

又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於天下而天下稱仁尙書大傳畧說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人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又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曰古之人有冑而勾領者然鳳皇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注曰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冑覆項也勾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三皇時以冑覆頭繞頸至黃帝則有冕也

尙書中候攷河命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授政改朔

案宋書禮志曹魏時羣臣議改朔事高堂隆引書粵

天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高堂隆所引當
為古文尙書舜典之語故曰若作粵若舜典在逸書
十六篇此時尙存故隆得據而引之尙書中候所引
則本今文尙書也欽翼皇象卽建皇之謂洪範所云
建用皇極者是也此今文古文之不同也今文舜典
亡此乃其佚句見稱於書說者耳考靈耀引放勳欽
明文思晏晏是稱堯典之文與此考河命同一例也
尙書中候考河命此條見太平御覽皇王部案宋陳
振孫書錄解題云修文殿御覽二百六十卷北齊尙
書左僕射祖斑等纂又云太平御覽一千卷翰林學
士李昉扈蒙等纂以前代修文御覽諸書參詳條次修
纂或言國初古書未亡以御覽所引用舊耳
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代諸家類書之舊耳

卷三十二上

七

又曰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眉者
眉如八字者也其跳者踣也扁者枯也言皆不善也○
注曰其發聲也踣步足不能相過也扁言湯體半小象

扁枯

孟子萬章篇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
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注曰尙上也舜在畎畝
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
堯亦就饗舜之所設迭爲賓王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
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
天子而友匹夫也

按孟子所言堯饗舜事當亦舜典逸篇之文也

漢書律厯志云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至瞽叟瞽叟生帝舜處虞之鴻汭堯嬪以天下火生土故爲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爲諸侯卽位五十載

案呂氏春秋古樂篇言帝堯立命楨爲樂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爲十五弦之瑟名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是瞽叟在堯朝會爲陶唐氏之樂官也

孟子萬章篇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立爲天子封之有庠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卷三十二上

八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趙注曰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有庠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遠不待朝貢諸侯常祀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之辭

案孟子疏云案隋書經籍志尙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尙書之末唐有三卷徐邈爲之注焉蓋其文也喬樅考經典

釋文有尙書古文今文序錄僅載徐邈爲尙書音而尙書逸篇爲邈所注者不錄焉則此逸篇是否孔壁中尙書之殘缺者無以考驗之抑或張霸所作百兩篇之佚見者未可知也

又萬章篇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趙注曰書尙書逸篇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齋栗敬慎戰懼貌舜旣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案孟子引書祇載見瞽瞍至瞽瞍亦允三句當卽舜典之文故邈卿注以書爲尙書逸篇蓋舜典本在孔

卷三十二上

六

氏壁中書所多十六篇之內其書尙存秘府也僞作古文尙書者乃入之大禹謨篇中緣彼旣分堯典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則此三句無所附綴故僞作大禹謨一篇而以此三語彘入其作僞孔傳釋祇載爲敬事卽襲用趙氏孟子注語然趙讀孟子以瞽瞍亦允四字爲句梅賾僞作則不但文異也其句讀亦異孫志祖讀書脞錄載嚴照云據趙注足證古文大禹謨篇之僞趙注瞽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若字屬下讀若是連文屬讀較順今僞古文大禹謨刪去瞍字以允若斷句而解允若爲信

願其諡非是

卷三十二上

九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其九篇彙飫
尚書大傳虞夏傳九共篇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
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畧能記其語曰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釐賜也理也共法也攷釋詁云
泓治也郭璞注云書序作汨是汨之訓爲治也此汨
作等十一篇伏生所壁藏而亡佚者故僅於虞傳中
載其數語蓋百篇伏生向所恒誦習茲故述其所記
憶者如此孔氏所得古文則汨作九其等皆有其篇
未嘗亡也王肅曰汨作九其故逸王鳴盛謂逸與亡

有別亡是全亡逸是不立學官逸在秘府汨作九其
篇馬鄭所傳古文皆有之直至永嘉之亂始亡王肅
尙及見之故云逸不云亡也江聲曰橐飭篇亡孔氏
逸書亦未有其名篇之誼漢儒亦不得聞僞孔傳乃
云橐勞也飭賜也何所據而云然耶喬樞謂馬注書
序云釐賜也理也僞孔竊其義以釐謂舜理四方諸
侯以賜誼當橐飭故云然段玉裁云孔傳言舜理四
方諸侯則釋文云讀至方字絕句是也孔釋尙書多
以四方釋方字廣雅云方大也則方字當下屬釋爲
大設居方據僞孔傳橐勞也正義云左傳言犒師者
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則唐石經作橐爲是卽枯槁
字也今注疏釋文版本作橐從禾非是鄭云汨作逸
九其九篇逸橐飭亡鄭以有目無書者謂之亡有書
而不立學官者謂之逸分別固甚明矣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棄稷

揚子法言孝至篇曰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

忠謨合臯陶之謂嘉

案僞孔本以棄稷爲益稷正義云馬鄭王以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於臯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王鳴盛曰漢明帝詔有司采尙書臯陶篇制冕旒令其制正在益稷內可見不可分篇孔穎達於書疏以馬鄭王合爲一篇別有棄稷爲妄說及作詩齊譜疏又引臯陶謨弼成五服一人之作自相矛盾據揚子法言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若如晚晉本稷契無一遺言

卷三十二上

十一

子雲何以遽立此論知揚所見真棄稷篇中多稷契之言也此篇至晉而亡今之割臯陶謨下半篇以爲益稷者乃晚晉人所分也段玉裁曰尙書釋文云矢本又作夫謨字又作謨玉裁按大禹之下當是脫一謨字鄭云大禹謨逸棄稷逸臯陶謨篇自曰若稽古臯陶至往欽哉與今文尙書同作僞者割分臯陶謨帝曰來禹爲益稷因暨益暨稷之文易棄爲益謬矣

孟子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趙注
曰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賚衣
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
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
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

案邠卿此注當亦本尙書今文家說攷孟子音義云
犀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犀
牛字誤也段玉裁曰丁說殊誤字當作犀从牛國語
曰角犀豐盈國策曰眉目準頰犀角權衡偃月今人

卷三十二下

又十

謂之天庭古謂之犀角額角犀厥地文選注引作擲
地謂人叩頭似若以角發地然也說文曰厥發石也
喬樞謂段說良稿孫志祖讀書脞錄載嚴照云趙注
孟子有足證梅本古文尙書之僞者如此注若崩句
厥角稽首句厥豎也不連崩字爲文故章指有殷氏
厥角周師歌舞之語今僞古文泰誓以若崩厥角四
字連文而訓厥爲其崩角之詞殊不可解漢書諸侯
王表敘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文選陸倕石闕銘云
厥角稽顙皆可證古讀也

孫卿議兵篇泰誓曰獨夫紂

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

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躡毳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九川旣疏九澤旣灑諸夏艾安○徐廣曰橋一作樅

漢書溝洫志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榻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九川旣疏九澤旣陂諸夏艾安

案史記漢書引禹別九州云云並冠以夏書是自禹

卷三十二上

十一

抑洪水以下皆稱禹貢篇之序也浚古文尙書作濬史漢均作浚此今文也尙書釋文云貢字或作贛按前後每篇之敘必言作某篇此敘任土作貢正義引鄭注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則是任其土之所生以作貢物非謂作禹貢之書也然則此篇之序蓋有闕文矣段玉裁云任土作貢之下疑當有作禹貢三字是也

尙書大傳夏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草珠璣大貝西海魚骨魚幹魚鱗北海魚劍魚石出瑱擊闔河航江鱣大龜五湖元唐鉅野濩鉅定羸

濟中詹諸孟諸靈龜降谷元玉大都鯉魚魚刀咸會於
中國○注云言德廣之所及所貢物魚須今以爲簪又
魚目今以雜珠魚草今以飾小車纏兵室之口貝古以
爲貨魚鱗魚兵如劍也魚石頭中石也出瑱狀如凝膏
在水上擊閭狀如鮐魚大五六尺魴當作鼉鼉狀如鼈
而大月令季夏命漁人伐鮫取鼈登龜取鼉也鱣或作
鼉鼉狀如蜥蜴長六七尺鱣或爲鱣鱣鯉也五湖揚州
浸也今屬吳鉅野大野也魯藪今屬山陽菱鉅定澤
也今屬樂安所有故縣則屬齊羸蝸牛也詹諸鼈鼈也
孟諸宋藪也龜俯者靈周禮天龜曰靈屬降讀如龙降
之降或作函谷今河南穀城西關山也大都明都鯉魚
今江南以爲鮑魚魚刀魚兵如刀者也言德能及之異
物來至也

又曰禹成五服齒草羽毛器備

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夏本紀曰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集解地理志曰扶風鄠縣是扈國馬融曰甘有扈氏南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南鄠縣本夏之扈國也地理志云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索隱曰夏啓所伐鄠南有甘亭

案尙書正義引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此據周禮士師之職以五教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爲說也段玉裁云史記正義引

卷三十一上

西

訓纂者姚察漢書訓纂也

尙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

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維汭作五子之歌

夏本紀曰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維汭作五子之歌○索隱曰皇甫謐云號五觀也

案尙書釋文引馬云須止也說文立部云須待也从立須聲馬以須訓止與待義近字當作須爲正作須者消借字也正義引鄭云避罪於洛汭

國語楚語士疊曰啓有五觀○韋昭注曰五觀啓子大康昆弟也觀維汭之地書序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維汭傳曰夏有觀扈

案史記魏世家正義云觀夏啓子大康第五弟之所

卷三十二上

五

封也夏衰滅之矣元和郡縣志觀城下同

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曰夏后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維汭是謂五觀

屈原離騷云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夏康啓子太康也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維汭此逸篇也

案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啓乃惠氏定字曰乃當作子淫溢

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淪食於

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大

惠云當作天

天用弗式惠棟以爲

此逸書敘五觀之事卽書序之五子周書嘗麥解曰

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

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五子之歌

墨子引其遺文周書錄其逸事與內外傳所稱無殊

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依以爲說

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啓十

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

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觀也

喬樞謂王逸言夏康不遵禹啓之樂更作淫聲放縱

卷三十二上

六

情欲與墨子非樂篇合言太康失國之事與逸周書

嘗麥解合據此知今文尙書家師說相承如是梅賾

僞五子之歌其誣不待辨而明矣

又案楚詞離騷啓九辨與九歌兮王逸注曰啓禹子

也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

承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

功之德皆有次敘而可歌也又天問啓棘賚商九辨

九歌王逸注曰棘陳賚列也九辨九歌啓所作樂也

言啓能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惠棟

云尙書大傳言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

夏道興鄭注曰四章皆歌禹之功獨無九歌則九歌乃啓樂矣江聲云言禹樂者蓋字誤也當與天問注同以爲啓樂案山海經大荒西經曰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郭璞注曰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帝而竊以下用之也宋洪興祖引以補注離騷謂屈原引用此事予以爲如山海經說則人世之得有此樂自開而始開卽啓也則以九歌爲啓樂可也

卷三十二上

七

羲和涵淫廢時亂日胤征之作胤征

夏本紀曰帝仲康時羲和涵淫亂日胤征之作胤征

○集解鄭元曰胤臣名

案此篇書序不言何時據史記所載則在仲康時也鄭注以胤爲臣名顧命胤之舞衣鄭注亦以胤爲人名攷漢書古今人表胤列中上次於夏中康時止稱胤而不稱胤侯是胤爲臣名信矣僞孔氏以爲國名云胤侯命掌六師此妄說也段玉裁曰鄭云胤征逸尙書正義曰鄭注禹貢書序引胤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然則此篇逸書鄭君固得見其文也郭璞注

爾雅亦引逸書曰釗我周王作釗亦尙書之異文
續漢書律厯志曰夏后之時羲和涇酒廢時亂日允乃
征之

卷三十二上

六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殷本紀曰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

帝誥○集解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爲南亳卽湯都也孔

安國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

○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

故城卽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

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

盤庚亦都之按亳偃師城也商邱宋州也湯卽位都南

亳後徙西亳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

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索隱曰誥一作佶上

云從先王居故作帝侂孔安國以爲作誥告先王言已
來居亳也

案八遷尙書正義據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
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云相土居商邱及今湯
居亳事見經傳有此四遷其餘未聞路史亦止云八
遷可見者蕃砥石商商邱鄴亳也先大夫左海經辨
云案史記舜封契於商鄭君書注云契本封商國在
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路史後紀十注
契所封乃華陽鄭縣有樂都城故蕃邑也水經注引
世本謂契居蕃是矣水經注闕駟云蕃在鄭西然則

卷三十一上

九

今樂城是此一遷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昭明契
子砥石地名今無攷此二遷也路史後紀十注又云
昭明復居商此三遷也左傳相土居商邱世本同相
土昭明子商邱縣屬河南歸德府杜預云今梁國睢
陽宋都是竹書紀年亦云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
遷於商邱此四遷也紀年又云帝芒三十三年商侯
遷於殷徐文靖竹書統箋以此商侯爲子亥殷之號
自此始世本亦云子亥遷殷可證史記冥生振卽子
亥也此五遷也紀年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世
本亦云孔甲時復歸商邱統箋以此殷侯當是湯祖

父壬壬及壬癸此六遷也紀年帝癸十五年商侯履復遷於亳此七遷也續漢志魏郡鄴劉昭注引帝王世紀云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焉路史國名三云鄴上甲微居卽桐也今湯陰有司馬洎司馬邨或云太甲蓋以鄴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而繆以上甲爲太甲爾此八遷之事也

六國表序曰湯興於亳○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地理志曰河南郡偃師戶鄉殷湯所都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與班志合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偃師下劉昭注引皇

卷三十二上

二十

覽曰有湯亭湯祠據此諸說則偃師實爲湯之所都矣尙書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洛邑是指偃師在洛之西也從先王居者江聲云亳近商地商故僕所封也僕後子孫數遷皆遠於僕之故居湯始居亳乃爲近之故曰從先王居先王謂僕也稱先王者詩長發云元王桓撥毛傳云元王契也蓋子孫有天

下頌其先祖稱之爲王猶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皆稱其先公爲先王也告史記作詰古今字也鄭注禮記緇衣云告古文誥然則告爲古文誥乃今文也長發云帝立子生商

太箋云帝黑帝也簡狄生契乃黑帝之所感生故云黑
帝謂北方水帝叶光紀也從先王居當告先王篇名
帝告則并告所自出之帝謂感生帝叶光紀非謂帝
嚳也或以帝告爲帝嚳然帝嚳都亳經傳無明文也
尙書大傳殷傳帝告篇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案此帝告篇之佚文也王鳴盛曰此伏生於尙書二
十八篇外又有殘章剩句未盡遺忘者故於殷傳載
之攷伏生嘗爲秦博士尙書百篇之文固所肄業者
卽所壁藏亦全書也迨其後求之則已亡逸僅得其
完者二十八篇故此帝告篇與九其篇之佚句皆載

卷三十二上

三

於虞夏傳及殷傳中亦存什一於千百之意也喬樞
謂史記無釐沃篇目據汨作九其橐飶序帝釐下土
馬云釐理也則此釐字亦當謂治理亳之土地飶說
文云从食芙聲沃說文云从水芙聲韋昭注魯語沃
土云沃肥美也飶字說文訓飽飽滿之誼與肥美近
釐沃名篇猶之汨作橐飶蓋謂治理亳土使之肥美
云爾

公羊傳隱元年徐彥疏尙書大傳曰士乘飾車兩馬
人單馬木車

攷工記輿人疏尙書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文選李善注尚書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乘朱軒○
注云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

又引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有飛輪○注云如今窗
車也

太平御覽布帛部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衣繡

先大夫曰案外紀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
得朱軒及有飛輪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
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畧湯令未命之士不得朱軒
及飛輪不得飾車駢馬衣文繡旣命然後得以旌有
德據二書所言皆本伏生大傳二書皆云湯令則知
此文在殷傳無疑矣此足以補傳之闕逸

卷三十二上

三

太平御覽布帛部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衣繡
車也

文選李善注尚書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乘朱軒○
注云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殷本紀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案孔壁古文尙書增多之篇無湯征史記所載湯征之文乃殘章零句或亦如九共帝告之佚文載於伏生大傳中故太史公據之而錄入殷紀與孟子書所言葛伯放而不祀及仇餉事當亦在此篇中也

孟子梁惠王篇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又引書曰徯我后后来其蘇○趙岐注曰此二篇皆尙書逸篇之文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

孟子滕文公篇書曰葛伯仇餉○趙注曰尙書逸篇文仇怨也言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

又引書曰徯我后后来其無罰○趙注曰書逸篇也

案段玉裁云此湯征篇之文決可知者作僞者誤系之仲虺之誥矣趙氏不云亡書而云逸書者趙不見中古文於亡與逸不能如鄭之區分也

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人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殷本紀曰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人自北門遇女鳩女房

案尙書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正義曰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於鄭元爲商書據此是古文尙書敘房字作方也僞孔本湯字作亳遇上多有乃字是衍

文

卷三十一上

丙

尙書大傳曰伊尹母方孕行汲化爲枯桑其夫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鬼乃收養之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岐注云伊尹爲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

案伏生大傳云古者諸侯有貢士於天子之制湯爲夏之諸侯故貢伊尹於夏邠卿注孟子蓋用今文尙書家說

孟子萬章篇趙注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覲也千駟雖多不一盼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

取於人湯聞其賢以元纁之幣帛往聘之囁囁然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之道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厄也

淮南修務訓曰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安也

三國蜀志注引魏略王朗與靖書曰昔伊尹去夏而就商猶耀德於阿衡

卷三十二上

五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師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殷本紀曰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桀敗於有娥之虛犇於鳴條

案淮南主術訓云湯困桀鳴條擒之魚門高誘注云魚或作巢又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厯山尙書正義引鄭注云鳴條南夷地名攷史記言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而孟子言舜卒於鳴條則鳴條近蒼梧是南夷之地也

尙書大傳曰湯之君民聽寬而獄省桀殺刑彌厚而民彌暴故爾梁遠遂以是亡。注云故爾窮其近也梁讀

爲掠

又曰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

又曰景亳之命費昌爲郟

尙書大傳曰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在奔湯桀與其屬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韋注曰湯誓商書伐桀之辭也今湯

卷三十二上

三

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天子自稱曰予一人余一人有鼻無鼻萬夫在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墨子尙賢篇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案尙書正義云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今文尙書之篇次未知與鄭本古文尙書同否也此篇敘據史記所載有湯把鉞以伐昆吾語與古文尙書敘文異或亦今文三家敘與孔壁古文本不同如詩三家魯齊韓敘與毛傳古文本不同之例未可知也

淮南修務訓曰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歛以寬

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懸山

又本經訓曰桀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草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室

又主術訓曰桀之力制船伸鉤索鐵欵金推移大穢水殺魚鼈陸捕熊羆然湯草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搯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

白虎通三軍篇曰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正何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

卷三十二上

七

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實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實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昭告於皇天上帝此篇湯伐桀告天用夏冢之法也

案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牲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天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疏引鄭元論

語注云用元牲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王鳴盛曰鄭注周禮以皇天大帝祀於圜丘五方帝祭於郊其牲色亦各異因推周禮以說商事商人所用牲色亦與周同此係湯將受命爲舜命禹之事故總告五方之帝其牲色不至當方亦依皇天大帝而用元元卽蒼也此節據孔安國以爲伐桀告天而鄭亦以爲湯將受命爲舜命禹事是鄭與孔合也鄭以爲總告五方帝故用元而孔以爲牲色無郊丘之別未變夏禮而用元是鄭與孔異者也韋昭注周語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然則

卷三十二上

三

此節爲湯誓之逸文安國論語注確不可易也僞作古文者乃妄掇湯誓逸文以入湯誥不知鄭康成所傳孔壁真古文本有湯誥今雖亡猶畧見於史記殷本紀詳其語意始爲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喬樞按詩闕宮正義引論語說以爲舜受終於文祖總祭五方之帝是舜之命禹禹之受終總祭五方帝因有虞氏之禮也至湯受天命又因於夏禮其時尙未改易服色故仍用元牲耳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及朕躬有罪數語蓋亦古昔相傳告天之詞故禹湯承用之漢書于定國傳承

光元年上報定國曰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不著何經篇目後漢書陳蕃傳言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可證古有此語爲王者罪已之詞也又攷墨子兼愛篇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上天后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

卷三十二上

元

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案呂覽云云與墨子言今天大旱正合然則朕躬有罪數語爲古來天子罪已之詞愈益明矣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在下非助我者也蓋亦相承用之攷桓公傳郁嘗教授和帝尙書以長樂少尉入侍講則和帝詔語當亦本於歐陽尙書說也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豎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殷本紀曰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豎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案偽孔傳本湯下有遂從之三字史記所載無之則
偽孔本非也堯典正義稱鄭注書敘中逸書二十四
之目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與史記所
紀次序不同蓋今文古文之異今此依史記殷本紀
之次錄之堯典正義又稱鄭注典寶引伊訓曰載孚
在毫又曰征是三豎案孔氏古文有伊訓篇鄭君及
見之故得引其文今則亡矣孚卽俘古文之消借載
孚在毫卽俘厥寶玉也三豎國名續漢書郡國志云
沛陰郡定陶縣有三豎亭是其地也豎亦駸之消借
字作豎者孔壁申古文也尙書釋文云誼本或作義
按古今人表有義伯中伯是今文尙書作義字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殷本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案呂氏春秋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改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攷伏生大傳言湯大旱七年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是湯之欲遷社以旱故也僞孔傳以爲湯革夏命遷社妄矣鄭康成注云犧牲旣成粢盛旣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旱旣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早五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也疑至臣扈史記無此篇目書疏謂當是二臣名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又引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漢書郊祀志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迺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應劭曰連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柱以棄代爲稷欲遷勾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師古曰遷古遷字夏社尙書篇名今則序在而書亡逸

案郊祀志與殷本紀合應劭注亦與鄭康成合是知皆本今文尙書說也此先後之次依史記先湯誓次典寶次夏社僞孔傳以夏社列湯誓前旣與鄭本乖

異又與史記不合於今文古文皆無所徵非其舊之
篇次也

尙書大傳曰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
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
至方數千里

說苑君道篇曰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
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
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官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
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
響之效氣者也

卷三十二上

三

論衡感虛篇曰傳書言湯遭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自
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
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夫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
神湯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
上帝上帝甚悅時雨乃至

論衡感類篇曰湯遭旱自責以五過聖人純完行無缺
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而書曰傷自責天應以雨湯本
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然而前旱後雨者自然之
氣也

後漢書鍾離意傳意上疏曰昔成湯大旱以六事自責

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苟直行邪
讒夫昌邪

又楊賜傳曰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苟直通故
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

三國志郤正傳正釋譏曰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
甘澤滋

卷三十二上

湯歸自夏至於大坳仲黜作詔

殷本紀湯歸至於泰卷陶中黜作詔○徐廣曰一無此
陶字○索隱曰鄒誕生卷作詞又作泐則卷當為坳與
尚書同其下有陶字者是衍解尚書者以大坳今定陶
是也舊本或旁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

案江聲云尚書大坳卽史記泰卷大讀當爲泰坳聲
轉爲卷也闕若璩云仲黜之詔左傳作仲虺之志史
記作中黜司馬貞注音壘蓋虺有二音也

春秋左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亂者取
之亡者侮之

下言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乃承上文而釋之

襄三十年鄭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下言推亡固存國之利也亦承上文而釋之

宣十二年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此文盡弱也三
字武子釋書也

墨子非命上於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

於上帝伐之惡龔喪厥師

非命中於先王之書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

於下帝式是惡用闕師

非命下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

增用爽厥師

卷三十二上

荀子堯問篇吳起諫魏文侯述楚莊王之言曰其在中

歸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

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

案段玉裁云此皆作偽仲虺之誥者所本也鄭云仲

虺之誥亡蓋孔壁古文亦無此篇故言亡耳王鳴盛

曰以墨子引之之複如此釋之之確如此曰喪師曰

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偽作古文易之曰式

商受命用爽厥師傳曰爽明也用明其厥言為主也

不與墨子悖乎且非獨誤會用爽厥師而亦誤用式

商受命攷周書立政篇云帝欽罰之乃伴我有夏式

商受命奄甸萬姓言我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
非仲虺之誥竟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興其相反又
有如此者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一吾是以云韋昭
注曰爽當爲喪字之訛也觀此益見爽明也之訓非
是

卷三十一上

三

仲虺作誥

潛夫論志姓氏篇曰夏之興有任奚爲夏車正以封於
薛其嗣仲虺居薛爲湯左相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殷本紀既黜夏命遷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
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
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
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
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
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
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徐廣曰之一作政女毋我怨以令
諸侯

案鄭云湯誥逸王鳴盛曰史記所載湯誥乃孔壁逸

卷三十二上

三

篇真古文今湯誥後人假託也段玉裁曰此或從孔
安國問而得或從他采錄皆未可知如九其帝告佚
句甄綜於伏生也

尙書大傳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
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
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有
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
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

伊尹作咸有一德

殷本紀伊尹作咸有一德

案史記錄書序以咸有一德次湯誥後堯典正義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咸有一德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是鄭本之篇次與史記同今文古文次第皆如此自是成湯時所作僞孔氏以爲伊尹訓太甲語次於太甲之後謬矣

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曰吉當爲告告古文誥絢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

序以爲咸有一德絕絢今亡

卷三十二上

三

案段玉裁云以爲咸有一德者記曰尹誥書序則謂之咸有一德也以四字適相合知之也是篇本逸而云今亡者蓋逸篇十六故有此篇至康成之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然則馬鄭亦未嘗全見十六篇也作僞者以緇衣前二語系之本篇以後三語系之太甲異哉

又案鄭注禮記引尹吉云尹吉亦尹告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

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
爲敗邑或爲予據鄭注尹吉卽尹誥尹誥卽成有一
德則先見於西邑夏三句亦卽成有一德之文王鳴
盛曰鄭氏所傳真古文尙書增多十六篇中有成有
一德蓋據古文爲說也且其次第與晚出僞傳不同
而於史記殷本紀湯誥之下卽云伊尹作成有一德
正合惟鄭注書序於成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
頗不可曉要之王肅注言君臣皆有一德是紀誥湯
君臣同德之事如明良喜起相似者斷斷與太甲無
涉矣作僞者見書序茫無可據遂鑿空撰出伊尹復

卷三十二上

三

政一節將成有一德本屬尹在湯朝贊襄於湯者移
入太甲朝陳戒於太甲小司馬信僞書反據之以駁
史遷紀於成湯朝爲顛倒失序良可笑也喬樞謂逸
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君釋尹告能訂正其譌誤者
蓋本今文家相承之師說也伏生所傳尙書以教於
齊魯之間者雖僅存完帙二十八篇然百篇之書序
首尾完好尙畧具其梗概又百篇經文伏生素所誦
習篇雖脫佚而其大旨伏生尙能言之故佚文遺說
時掇拾而纂之大傳惜大傳一書殘闕過甚故無可

徵證耳

咎單作明居

殷本紀咎單作明居○集解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也

案禮記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又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此司空明民居之法也王制鄭君注以爲殷制則所云云卽此經之事矣鄭注尙書敘云明居亡

卷三十二上

堯

成湯旣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祖后

殷本紀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祖后○集解鄭元曰肆命陳政教所當爲也祖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案據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卽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所載殷事與孟子合僞孔傳乃云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孔疏曲附傳說反謂劉歆

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
世紀述史遷之言爲疎不亦慎乎

漢書律曆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
既歿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

案孟子萬章篇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
亳尙書正義又引鄭注典寶序引伊訓云載孚在亳
攷鄭注尙書序云伊訓逸肆命逸祖后亡是伊訓肆
命皆在孔壁古文逸書十六篇之內非獨劉歆及見
之卽鄭君亦及見之也段玉裁云按孟子劉歆所引
作僞者之所本也

卷三十二上

四

史記三代世表序曰孔子序尙書畧無年月或頗有然
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案尙書序惟伊訓紀太甲元年秦誓紀維十有一年
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其餘多闕也

後漢書崔實傳實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
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
訓而殷周用隆

孟子萬章篇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
注曰伊訓尙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載始也亳殷
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計之罪者從牧宮桀起

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案伊訓篇孔氏古文尙書逸十六篇有之孟子所引伊訓其文當具在逸篇中也

漢書律厯志三統厯伊訓曰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賚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仲壬之服以冬至越縉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

案江聲曰孔氏古文實有伊訓篇歌與父向領校秘書親見孔氏古文所引之文實可據信而其解說則

卷三十二上

聖

大謬也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然則太甲元年湯與外丙之服皆除之久矣况太丁之歿又在其前乎歆言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誕妄甚矣竇讀當爲咨十有二牧之咨牧諸侯也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觀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然則方明卽明堂六天堯典所謂六宗也太甲除喪卽位以月

朔行吉禘之禮宗祀成湯於明堂以配上帝太丁外
丙仲壬亦從而與享焉祀畢乃見諸侯遂率之以祀
方明也堯典舜卽眞而咨詢岳牧此太甲卽位而誕
咨有牧其事正同方明之木六色以象其神六玉以
禮之據此則方明者卽今文家所說堯典六宗所謂
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
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者也覲禮云公侯伯子男皆就
其旂而立四傳擯乃後云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
反祀方明則是旣朝覲而祀方明也案堯典舜受終
於文祖而禋於上帝又禋於六宗茲太甲卽位而祀

卷三十二上

聖

成湯以配上帝又祀方明方明卽六宗則此祀禮同
於堯典劉歆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則合上帝
方明爲一祭據堯典知其非矣喬樞謂馬融書敘言
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是都尉朝庸生等所傳古文
逸篇但習其句讀而不解其文義故雖以歆之好古
文而師承旣闕則亦無從能通其誼臆爲之說輒滋
舛繆耳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殷本紀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集解鄭元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

案孟子萬章篇云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史記所紀太甲事與孟子合

卷三十二上

聖

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卽書序所云思庸者是也

漢書王莽傳曰昔成湯既沒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

禮記表記篇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緇衣篇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度則釋○又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大學篇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孟子公孫丑篇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案道活字異而音同鄭注書序曰太甲三篇亡禮記

孟子所引皆太甲三篇遺文佚句之散見者也

孟子萬章篇趙注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太甲居仁遷義自怨其惡行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

說苑敬慎篇曰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天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

案論衡感類載太戊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

卷三十二上

四四

政桑穀消亡謂災變天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與說苑語意正同

論衡感類篇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

案王充所述乃今文尙書說其言與史記同是史記所載皆據伏生傳及歐陽說也

後漢書董卓傳盧植曰昔太甲旣立不明故有廢立之事

三國魏志注引盧植曰案尙書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桐

卷三十二上

星

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殷本紀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
伊尹事作沃丁

案尙書正義引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
餘歲史記正義又引帝王世紀云伊尹卒天霧二日
沃丁以天子禮葬之攷論衡感類篇言百兩篇伊尹
死大霧三日然則皇甫士安所載乃出漢東萊張霸
所造百兩篇非今文尙書說也

後漢書張衡傳衡應問曰咎單巫咸實守王家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其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
艾四篇作伊陟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般本紀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其生於朝一
暮而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
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伊陟贊言於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大戊大戊贊
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集解鄭元曰兩手
搯之曰拱○馬融曰艾治也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
我所修也

漢書五行志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其生傳

卷三十二上

異

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

藝文志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其生大戊以興確

雉登鼎武丁爲宗

案史記載沃丁崩弟大庚立大庚崩子小甲立小甲
崩弟雍已立雍已崩弟大戊立是大戊爲大庚之子
沃丁之孫漢書古今人表云大庚沃丁弟小甲大庚
子雝已小甲弟大戊雍已弟與般本紀合史記三代
世表又以小甲爲大庚弟則是沃丁至大戊五傳皆
太甲之子攷沃丁在位二十九年大庚在位二十五
年小甲在位十七年雍已在位十二年至大戊立時

中間相距八十三年則大戊不得爲沃丁之弟太甲之子明矣世表蓋傳寫有錯誤當以殷本紀及漢書古今人表爲據尙書釋文引馬融云大戊大甲子甲當作庚王鳴盛謂世表及馬注皆據世本以殷本紀爲偶誤然世本之文無徵何所攷證而懸揣以爲當然其說非是

又案江聲云殷本紀作咸艾之下有作大戊三字大戊篇名也因下大戊贊於伊陟疊大戊字而脫但如此則百篇之數多一數殷本紀云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依史記則書序作伊陟原命

卷三十二上

聖

原者再也因其讓而再命之也伊陟原命四字爲一篇適得百篇之數也段玉裁曰按馬融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原命爲二十四逸篇之一馬實親見而云然原命者命原非命伊陟也史記云作咸艾作大戊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是史記脫作伊陟三字贍作大戊三字字數適相當實轉寫之譌不得緣誤立說凡書序有佚其序僅存其目者如作伊陟絕句原命別爲一句其所以作原命者未著也作夏社絕句疑至臣扈不上屬所以作疑至臣扈亦未著也喬樞謂段說是也鄭注書敘

云伊陟亡原命逸一亡一逸分析甚明原命在逸十六篇之內馬鄭皆親見孔氏逸書與伊陟篇實判爲二馬所云原臣各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此必尙書家師說然其篇旣存則梗概亦可粗知之且亦安知非今文書序中三家所傳自伏生者具有此說如九共帝誥等篇大傳尙錄其大旨乎叔灋之說吾無取焉

郊祀志曰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庭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也謂伊陟說其意也。師古曰穀今之楮樹也其字從木合兩手曰拱伊陟大戊臣伊尹之子因此作咸又四篇事見商書序其書亦亡逸也

說苑君道篇曰殷大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大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用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案韓詩外傳亦記此事作湯時問於伊尹尹對云云則桑穀之生殷朝蓋三見矣

又案論衡感類及帝王世紀亦以桑穀其生爲大戊

事攷漢書五行志又引劉向以爲殷道旣衰高宗承
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旣獲顯榮忘於政事
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生殺
之柄失而下近草妖也一日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
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爲虛之應也案
伏生尙書殷傳亦言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
而大拱是大戊武丁皆有其事故劉向著說苑亦兩
載其事劉所錄當卽本之書傳也呂氏春秋又言湯
時穀生於廷比旦而大拱然則殷時此祥三見信有
之矣

卷三十一上

四九

仲丁遷於傲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乎邢作祖乙

殷本紀中宗崩子仲丁立帝仲丁遷於傲河亶甲居相
祖乙遷於邢帝仲丁崩弟外壬立仲丁書闕不具帝外
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時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
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索隱曰傲一作囂邢音耿近
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
都之故名殷城也

案傲卽敖也詩小雅箋云敖鄭地今近熒陽水經注云沛水東逕敖山其山上有城卽殷帝仲丁之所遷是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蓋其國圯毀改政而不徙僞孔傳乃云圯於相徙於耿顯違書敘非也段玉裁曰按說文邑部曰邢鄭地有邢亭也从邑井聲祖乙所遷當正是此地此字今史作邢今說文邢音賢經反皆非是集韻三十九耿曰邢地名通作耿本史記也

卷三十二上

五

殷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

般本紀帝般庚之時般已都河北般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民咨胥怨不欲徙般庚乃告論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陟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田甯殷道復興以其遭成湯之德也帝般庚崩百姓思般庚乃作般庚三篇○集解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

案左海經辨曰五遷豎相耿見書敘竹書紀年仲丁自亳遷於囂又云河亶甲元年自囂遷於相祖乙元

年自相遷於耿二年圮於耿自耿遷於庇八年城庇
其後祖辛開甲

史記作沃甲

祖丁皆居之又南庚三年遷

於奄左氏昭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曰商奄
者或以商嘗遷此乎後陽甲居之又般庚十四年自
奄遷於北蒙曰殷然則考之紀年自湯至般庚十九
世凡七遷亳囂相耿庇奄般也湯自商邱遷亳在夏
帝癸十五年爲成湯元年及卽位因居之歷大戊凡
八世百七十五年開國定都久歷年所不宜以受命
興王之地并入五遷之數書所謂五邦蓋斷自湯有
天下後言之囂也相也耿也庇也奄也是爲五遷路

卷三十二上

五

史云庇奄書所不載而世儒輒以湯與般庚之兩都
足之誤矣或更以五遷皆出般庚尤妄至書傳疏并
數般庚居亳時般庚居奄方與臣民謀徙且經上言
先王下言今不承於古安得以已之欲遷充其數乎
又案尙書正義曰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般般
在鄴南三十里東誓云尙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般
舊說以爲居亳亳般在河南孔子壁中尙書云將始
宅般是與古文同也漢書項羽傳洹水南般墟上今
安陽西有般段玉裁曰按此晉書所謂誓在著作得
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也唐初尙存今則亡矣

與古文同謂與汲冢古文同也今本注疏誤衍作不同今本紀年作自奄遷於蒙北曰殷正義云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東晉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玉裁按此數語爲淺人妄改不可讀依宋槧本云治皆作亂字見汗簡集韻古文四聲韻羣經音辨此知作正義時原有將古篆寫成之古文尙書卽流傳至郭忠恕定其釋文晁公武得本鐫諸石薛季宣作書訓者然其源流未可信陸氏所訶爲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耳東廣

卷三十一上

七

徵當晉初未經永嘉之亂或孔壁原文尙存秘府所說殆不虛鄭注尙書或依今文讀始宅爲治亳如徵庸三十易爲二十未可知也廣徵所見壁中本作始而他本作治正與咎繇謨篇始滑治習相類又可以見壁中古文始治相似斷非作亂或云古文尙書始作亂則與亂相似然始作亂者亦汗簡云爾無以知壁中本必然也又周禮大祝注曰誥謂康誥般庚之誥之屬也玉裁按左氏傳云般庚之誥太史公曰般庚三篇漢石經三篇交接處皆空一字蓋今文尙書於合一之中未嘗不分別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傳巖作說命三篇

殷本紀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廼使百官營求之野得說於傳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傳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集解徐廣曰尸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正義曰地理志云傳險卽傳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竊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卽虞國號國之界又有傳說祠○索隱曰舊本作險亦作巖也

卷三十二上

堊

楚語韋昭注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傳巖作說命

潛夫論夢列篇曰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傳說

案說文巽部云夔營求也从巽从人在穴上商書曰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夔求得之傳巖巖穴也許君所

引商書者書序文也營求作夔求此據古文尙書也

史記錄尙書作營求是據今文尙書韋昭國語注所

引書序今文尙書之序也夔从巽从人在穴上謂舉

目使人搜索至於穴中也會意字也營求者規畫而求之也復訓營求故今文以詁訓字代之此與古文高宗夢尋說今文作得說皆一例也衆經音義卷一曰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尋得二字同體說文尋取也尙書高宗夢尋說是也元應引書序作尋說此據古文也諸書所引皆作得說據今文也說文見部云尋取也彳部云得行有所尋也以尋訓得字異而訓義通以營訓復亦字異而訓義通也陸氏釋文所見馬鄭王本尙書皆作得字營字故無同異之文蓋由魏晉以來轉寫者改從今文耳王鳴盛曰荀子非相篇

卷三十二上

五

云傳說之狀身如植髮楊倞注曰植立也如魚之立然則說之形狀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江聲曰孟子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尸子云傳說巖在北海之洲墨子尙賢篇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州圍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傳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是傳說在北海之洲也喬樞謂史記言說爲胥靡攷晉灼漢書注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說以胥靡而庸築故墨子亦云圍土之上與史記

正合

禮記文王世子篇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注云兌當

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傳說之所作

學記篇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注云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尙書今亡又兌命曰敦學半

又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緇衣篇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

又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綱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注云純或爲煩

卷三十二上

堯

案禮記所引皆說命三篇之佚文也鄭注一則言傳說之所作一則言作書以命高宗是三篇皆爲傳說語與僞古文尙書異也禮記六引皆作兌說從兌聲兌蓋卽說之消借字

尙書大傳殷傳曰說命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

案鄭注尙書敘云說命三篇亡伏生殷傳所引亦說命之佚文如九其帝告之錄於虞夏傳及殷傳中也國語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鄉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

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早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久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無余棄也○韋昭注曰武丁高宗也聳敬也至通也通于神明謂夢見傳說入於河遷於河內自河徂亳從河內往都亳也默諒

卷三十二上

堯

聞也思道思君人之道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患其不言命令也稟受也作書以書解卿士也賈唐二君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此時未得傳說礪使磨礪已也天旱自比苗稼也三日以上爲霖啓開也以資者之心比霖雨也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頭昏攻已急也瘳愈也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

潛夫論五德志篇曰武丁卽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象求之四方側陋得傳說方與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爲太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憚忘也則勅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

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眩眩厥疾不瘳若既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

案鄭注書序云說命三篇亡王符所採當是據伏生大傳所載佚文也魯誥武丁於是作書曰云云賈唐二君皆以書爲說命賈治大夏侯尚書其言必有所本說命三篇亡然伏生爲秦博士在未焚書之前尙書自篇固所遺業者道漢興伏生求其壁藏書已亡十七八而自篇之序則與今存遺書二十八篇同以教授齊魯之間故亡篇之佚文殘句往往綴緝

卷三十一上

五

於大傳中賈君之言蓋本於今文家師說相傳如是也而韋昭謂此時未得傳說以賈唐二君言爲非不知殷庚三篇亦係後世遺述豈非一而二之事則說命一篇亦何不可追敘去得說以前事乎韋說泥矣孟子滕文公篇書曰若藥不眩眩厥疾不瘳○趙注曰書逸篇也瞑眩藥攻入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

後漢書崔駰傳駰達旨曰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

申鑒雜言篇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

以瘳疾厲矣哉

案申鑒言殷高宗能葺其德甚疑亦聳字之譌

三國志管甯傳太僕陶邛一等薦甯曰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

三國魏志管甯傳注引甯上書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
一 殷宗呂尚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王用能
二 臣佐帝業克成大勳

卷三十二上

五

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响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
日高宗之訓

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响

又曰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速也

殷本紀曰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祀

已乃訓王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復興帝武丁崩祖已嘉

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

訓

有蜚雉登鼎耳而响

漢書五行志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响

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

按尙書正義引鄭注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矣天意若曰當用三公之謀以爲政鄭君此注用洪範五行傳以爲視不明所致亦今文家說也登古文尙書作升

郊祀志曰帝武丁得傳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甯藝文志曰雉雉登鼎武丁爲宗

禮記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讜○注云名篇在尙書

卷

十二上

堯

案鄭注尙書序云高宗之訓亡江聲曰坊記所引高宗云當是此高宗之訓也喬樅攷尙書大傳說高宗之訓以桑穀共生事系之武丁故五行傳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皆敗亡之異武丁懼而修德用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蓋今文尙書說如是也

尙書大傳曰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已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於朝亡乎武丁懼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

重譯來朝者六國。注云兩手搯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此木也而云草未聞劉向以爲草妖六國皆九州之外國也

論衡異虛篇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已祖已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已行祖已之言修政行仁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久修善

卷三十二上

六

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夫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王出乎高宗問祖已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已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時有蜚雉升鼎而唯祖已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尙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雉於周公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朝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

又狀留篇曰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
大戴禮少閒篇曰成湯年崩殷德小破二十二世乃有
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德以爲君臣上下之節
殷民更眩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

說苑君道篇曰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
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
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
問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
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
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

絕之王是以高而尊之也

卷三十二上

空

又敬慎篇曰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
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
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
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
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
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
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
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
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論衡順鼓篇曰殷大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

卷三十二上

至

殷始咎周周人乘者祖伊恐犇告於紂作西伯伐者

殷本紀曰西伯伐饑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犇告紂○徐廣曰飢一作吼又作者

周本紀曰西伯敗者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紂

案宋世家飢作吼徐廣曰吼音者放尙書大傳作者

然則史記一本作者與大傳合當從之詩文王正義

引鄭注云咎惡也紂云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二伐皆

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

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黎卽者也紂古文尙

書作受釋文引馬融曰受讀曰紂正義引鄭注云紂

帝乙之少子名辛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兩史
掌書知其本故曰受攷史記言帝乙崩子辛立是爲
帝辛天下謂之紂故鄭以爲聲轉作紂也

尙書大傳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
之濱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北昌善養老此二人
者蓋皆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
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

又曰周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尙父曰望釣得玉
璜刻曰周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注云釣得
魚中得玉璜也佐檢猶助提者取也半璧曰璜

卷

上

五

又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
人萌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
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
閒田

又曰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
吠夷紂乃囚之羑里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
者

又曰散宜生闕天南宮适三子者相與學訟於太公望
太公見三子知爲賢人的酒切脯除師學之禮約爲明
友曰嗟乎西伯賢君也遂與三子見西伯於羑里獻寶

以免文王

又曰太公之羨里見文王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
駁身朱鬣雞目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之於陵氏取
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之有參氏取姜女之江淮之
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
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
紂大悅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六年伐崇
則稱王。汪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而
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翰毛之長大者渠車罔也
又曰文王以閔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爲四友胥附

卷三十二上

畜

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羨里之害

大戴禮少閒篇曰武丁年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
紂卽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於酒
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
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
諸侯之聽於周昌別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
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
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稷氏羗來服
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曰臣聞文王受命而伐五國必
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

則成下則吉戰則勝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宋世家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太師以爲死不如去遂亡

案尙書釋文引馬融云錯廢也據西伯伐耆祖伊云天既訖我殷命是天廢殷之命又云惟王淫虐用自絕是出紂之自絕於天故敘以廢天命爲言也段玉裁曰錯馬云廢也則讀倉故反錯與措古通用說文手部云措置也置與廢義同如廢六關卽置六關是也既錯天命謂盡廢天命盡廢天命者天命盡去也



